

2102

江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 十 輯



江 津 縣 政 協
文 史 資 料 委 員 會 編

PDG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目 录

- 忆舅氏刘泽嘉先生……………漆保邦（1）
- 忆国画家张采芹先生……………罗昌一（3）
- 爱国老人卞稚珊先生生平……………马 騫（17）
- 回忆苏灿瑶同志的一生……………诸有常（22）
- 江津人民反抗田房契税印花斗争亲历记……………龚灿滨（29）
- 抗战胜利后我到台湾参加接收工作的点滴回忆……………
……………周凤梧（34）
- 我在“裕民”迎解放……………阮曙曦（39）
- 江津《每日晚报》追记……………罗 马（46）
- 民国前期白沙学联领导的一场反封建掠夺的斗争……………
……………古基祥（51）
- 江津机械工业概况……………王钦永（55）
- 綦河开发利用简史……………程智铭（60）
- 民国年间江津县米粮业同业公会……………李恩琪（70）
- 江津县公产的变迁……………郭建中（80）
- 民国年间江津县工商企业加征的各项杂税……………刘达礼（84）
- 建国后江津金融机构概况……………陈泽华 谭 英（89）
- 白沙的市场……………刘子华（109）
- 白沙教育发展史略……………白沙镇志编辑小组（128）

白沙驴溪、园丁的摇篮·····	张寿康 (143)
江津文物概述·····	黄中幼 (54)
漫话江津的川戏剧团和戏园·····	刘晓燕 (176)
江津第一艘客运轮船目击记·····	周子庄 (183)
江津近五百年气象灾害年鉴·····	范征文 (190)
附:《江津文史资料选辑》6至9辑目录	(208)

补白:

元 宵·····	(台)钟客昭 (16)
金井寒泉·····	江 渊 (33)
莲池水心亭·····	杨元吉 (54)
双 山·····	邹 鲁 (69)
双 山·····	杨济之 (72)
莲塘夜月·····	江 渊 (80)
石笋凌云·····	江 渊 (83)
石羊晚渡·····	江 渊 (87)
龙 门·····	邹 鲁 (127)
香草楼·····	邹 佑 (142)
紫金山·····	杨 钰 (175)
鹤山仙鹤池·····	杨济之 (187)
楼台山·····	翟 表 (213)

忆舅氏刘泽霖先生

漆保邦

刘泽霖（1880—1949），字颖滨，别号叟岩。江津先锋乡人。幼年受业邑名儒程农初、杨鲁丞之门，博通经史，对诗词造诣尤深。弱冠举秀才，后以遗才补廪。由县保送成都通省师范学习，毕业后，即多次在私塾及县中学任教，其后参加同盟会。任重庆《新中华日报》编辑，对当时袁世凯的篡国深恶痛绝，常以“叟岩”的笔名，揭露其阴谋和野心，因此触怒袁在川的爪牙，将《新中国日报》封闭，并指名通缉。先生于是微服返津，潜身岳父家杜门不出者逾月。1925年，程农初任《江津县志》总纂，邀他担任编辑，他为了详考名物，订正史实，遍询各区乡知情人士，加以核对。不久程农初逝世，他继任总纂，斟酌旧志体例，蔚成十巨册。虽囿于历史条件，在臧否人物方面不无偏颇之处，但至今仍不失为县志中的善本。

当时江津县风气闭塞，青年学生想读一本新文化书籍亦不可得，深以为苦。先生于一年前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苦无馆址，经各方奔走，并得教育当局的赞助，于1933年，在文庙大成殿的下走廊，设图书阅览室，备图书、杂志数十种，供人阅读。但该处偏僻，必须扩大和另觅适中地点，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县中财政困难，无法拨款。于是设法筹集资金，并首捐大洋一百元，各界人士，纷纷捐助，不久即达万余元，除修缮、添置各项必要设备外，尚余七千元，存入江津农工银行，又由该行添足万元，存作基金，生息以

备继续购置图书之用，乃选定“万寿亭”旧址，加以改建，定名为“江津县民众图书馆”，县内知名人士如龚农瞻、邓蟾秋等，相继捐着《图书集成》、《四库备要》、《万有文库》等，均数千册。他自己亦将珍藏图书五百余册全部捐入，并零星收集他人藏书，共万余册。按王云五《图书十种分类法》分类编目，以供借阅。新馆落成之日，贺者盈门，馆中窗明几净，花木扶疏，阅读者既感交通方便，又觉环境清幽，深受读者赞赏。抗日战争中，省内外名流如陈独秀、高语罕等，常来此阅览报刊或查阅资料。画家苏葆楨、程漫漫……等来图书馆举办画展，都给以大力支持，为当时艺术界人士所称道。

泽嘉先生一生自奉甚薄，苟非劳动收入，一毫莫取；一粟一缕，绝不浪费。对族戚和学生中有培养前途者，却大力资助，勉其上进。并鼓吹留学外国，学习先进科学和生产技术，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一九一九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结业后，江津学生聂荣臻等二十一人，他为了避免这批学生办理出国手续的麻烦和节约时间，请由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取得驻渝法国领事馆的同意，签发护照，就直接去到法国。这些勤工俭学生中，后来谈及此事，犹十分怀念。

先生以文章知名于世，很多传、纪、序、志，都出自他的手笔。实则诗名为文名所掩。他的诗，无论古体或近体，都意境超脱，语言凝炼，在当时文艺界引起极大的重视。著有《叟岩诗草》一卷，由其婿县人张采芹集资刊行，此外尚有《新中华日报社评》五卷，《家训》二卷，《文集》二卷，因无力印行，惜散佚无存。

忆国画家张采芹先生

罗 昌 一

张采芹先生，原名学荣，1901年10月29日生于江津县几江镇布市街的一个小商家庭。九岁时，父亲病故，上无伯叔，下有幼弟，又乏家产，惟靠母亲维持生计，家境十分困难。十四岁时，母亲又病故，景况就更加艰难。

他在贫寒的条件下，携带幼弟设法谋生，同时勤学不辍。经过几年，有了微少的积蓄，便于1917年2月，与弟学仁同时到白沙报考聚奎学校，这时他虽已十六岁，仍毅然与弟一起入学，就读聚奎高小十班。他刻苦学习，尤喜学画，当时聚奎学校学风浓厚，他的同班同学中成绩优秀的不乏其人，如陈方级（后成为国内著名的昆虫学家，曾任四川农科院植保研究所所长，《重庆市志》编委已将他列为人物传主之一。）、胡秉高等，而采芹兄弟及另一张姓同学却每期均以成绩领先保持班上的前三名，在同学中号称“前三张”，深得校长唐定章和刁焕祖等老师的赞赏。每期由学校发给奖学补助并免收学杂费。

三年半后，他从聚奎高小毕业，考入江津中学。1922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招生，他想去报考，但这时还差两年才能毕业，尚未取得学历资格。老师罗钟灵知道后，了解他的真实学识，便积极鼓励，并代他借得已毕业的学生张采芹的中学毕业证书去报考，录取入学后，他从此更名为张采芹。于是江津县有两个彼此关系很深的张采芹（另一个张采

芹先生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江津县内比较有名气）。

1925年，他在上海美专毕业后，即回四川到成都从事大、中学校艺术教育。历任四川美专、艺专、女美、女师、省师、联中、高师、师大、川大、南虹、树德等校美术课教师，他一面勤恳教学，一面勤奋作画，学识、艺术日益精进。

这时，他刚开始工作，收入不多，既要归还读书时友人资助的积欠，还要供给弟弟就学的费用以实现兄弟分先后升学的夙愿。其弟学仁，当时住南京东南大学，北伐时因病返川，任教雅安师范和四川公学，惜不久即病故，友人将其诗文收集，在上海印有《志颜遗著》。

二十年代后期，采芹先生画艺即已有成，他致力国画，尤擅长花鸟画，造诣甚深，得近人吴昌硕神理而又有所创新。

1929年，上海金城美术工艺社即出版了他的《采芹画集》和《采芹近墨》。

1931年，聚兴诚银行邀他去办理储蓄宣传。他同时仍在川大、省师、女师等校兼课。在聚兴诚银行的祠堂街办事处楼上，他设有一间画室，每日工作之余作画不息，成都的国画家也多到这里和他交流画艺。

抗日战争期中，大量文化机关迁川，顿时成都人文荟萃。这时，采芹先生担任四川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兼管总务，他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战，慨然资助抗日活动，把美协的活动开展得很出色。他帮助许多来川的美术家在美协举办画展，他大力筹措经费，切磋办法，直至共同泼墨，总是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在昆明的潘天寿先生不能亲来成都，寄来许多作品，采芹先生独力承担，为潘先生办了画展。他的

学识、艺术、人品，深受美术界同行的尊敬。许多艺术名家，如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关山月、刘开渠、黄君璧（台湾美院院长）、周千秋（美国中国画院院长）等人都和他结下了珍贵的友谊。

他和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交往很深，谢无量（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后任国家文史馆副馆长）曾写诗赠他，诗云：“张姓连天故绝伦，益州图绘久清新，寻常花鸟堪娱性，莫羡君家画虎人。”把三位大画师相提并论，张善子善画虎，抗战中游历海外，卖画募捐，支援抗战，1940年病故后，采芹先生亲作挽联致悼。联曰：

“天地为之久低昂，挺身巴蜀，写照山林，扬虎威而砥砺壮志，大长精神，看今日遗墨淋漓，悬壁能惊风雨；

丹青不知老将至，遨游海外，伸张正义，凭兔颖以济国多金，未私囊橐，待他年敌尘净扫，论功应图凌烟。”

四十年代，张大千长住成都，他们都正当壮岁，画艺已经大成，仍然经常在一起切磋探讨。1944年中，一次，采芹先生听说张大千新得异鸟“雪鸦”，这只老鸦与一般的乌鸦不同，全身羽毛洁白如雪。他便约友人前去观赏，一见之下，画兴不禁油然而生，便在大千先生的画案上当场写生。画成后，大千先生立即欣然挥毫着墨，在画上添作树干绿叶，又题上一段话：

“甲申三月廿六日，友人从青城携雪鸦见赠，君墨、采芹、孝慈诸公来赏。采芹道兄对影写生，命予补老干新绿，并为记之。大千张爱。”两位大画家合作的《雪鸦图》，采芹先生珍藏了一生。1982年，两张都是年过八十的老人，各处一方，彼此思念不已。寓居台北的大千先生特意作了一

幅西蜀名花垂丝海棠图，命他的女儿张心瑞经美国带回成都赠送给采芹先生。画上题有：

“七十一年四月 写呈采芹道兄赐留，老病缠身，眼昏手掣，不足辱教，聊以为念耳。大千弟爰，八十有四岁，台北外议座摩耶精舍”。

又在画的两侧写绝句一首：

“锦绣果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卅年家国关忧乐，画里应嗟我白头。采芹老道兄教正，大千弟爰。”

这充分表达了大千先生怀旧友、恋家乡的情怀。1983年，大千先生病入医院，采芹先生非常关心，闻讯立即致电慰问。大千先生逝世后，采芹先生深感悲痛，写了《画苑宗师、家乡故友》一文在报上发表，并作联一幅以寄哀思，联曰：

“是画苑大宗师，别开生面，绍往昭来。兄弟情数十载间，写意花枝还赠我。

为中华文明使，遍历他邦，扬声播艺。日月潭三千里外，招魂锦水遽哭君。”

采芹先生与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友谊也非常深厚。抗日战争期中，徐先生主持当时已迁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1942年前后，为教学和举办画展等事，数次率领学生到成都。徐先生与采芹先生订交后，经常到他的画室走访，见他正在作画时，便热情鼓励，有时即席挥毫，为他题辞作记。有时徐先生就在他的画室作书画，曾画一幅小猫，书录一幅李清照的《重九·醉花阴》以赠。徐先生多次来画室，总见采芹先生勤苦创作，感触很深，一次，主动为他写一条幅，文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空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借这一段孟子的话，表达了对采芹先生的赞扬和期许。有次适逢中秋节，徐先生对采芹先生谈到他与张大千应邀为余中英画了文武钟馗图数幅，均极生动传神。高兴之余，提议愿为采芹先生画一幅素描像。不久，即画成一幅全身素描像，后来，还由谢无量、刘咸荣（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善书画）、黄雅荃（诗书画俱有名，成都画院画师）三人各赋诗一首，题写于上，陈配德还作长歌一首以记其事。1962年，徐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女士与采芹先生来信，告诉北京悲鸿纪念馆尚缺乏素描人像，希望能将此画让予。于是，此画寄去北京陈列。1983年，在徐悲鸿逝世三十周年时，采芹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徐先生的书画真迹在报刊上影印发表，同时写了《艺术大师徐悲鸿》几篇文章，以抒发他怀念之情。

建国后，采芹先生被调到泸州聚兴诚银行，后转入人民银行工作。1954年，又调到隆昌一中、隆昌师范执教。这年，第二届全国美展，展出了他的墨竹，后为文化部收购送日本展览。1956年，他的作品参加四川省文化局举办的“四人画展”，大获美术界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花鸟画诬为“封资修的东西”，采芹先生并不因此辍艺，不仅自己坚持作画，而且热心指点向他求教的国画爱好者。1973年，他已年过七旬，几次申请退休，均未获批准，但准去成都居住。1979年，获准退休。这时，他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成都画院画师，成都市政协委员。次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先生善画竹，用力至勤，功夫至深，谢无量有诗赠他：

“金天梦雨锦城寒，丛菊离披不忍看，暂喜丹青逢市隐，殷勤为写竹千竿”。他晚年更善画竹。1983年，我到成都内姜街他的寓所拜望他，话题谈到竹时，他说：“一个艺术家，应该是胸怀博大，具有崇高的理想、抱负和深厚的感情、修养。尽管有时个人遇到艰难困苦，也毫不退缩屈服，总是把一切寄托和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上。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画竹，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他这种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渗透在他的作品和画艺之中。每逢登门求教画竹的人，他总是先讲竹的高风亮节，然后才讲如何观察竹枝、竹叶、竹梢以及落笔的方法。美术界评论他说：“所画的墨竹，老干新枝。心到笔随，虚心劲节，寄意无穷。所画的风竹苍劲挺勃，晴竹姿态万千，雨竹苍翠欲滴，露竹郁郁葱葱，其竹节或长或短，竹竿或粗或细，竹叶或疏或密，竹枝或斜或直，都不离‘虚心劲节、亦刚亦柔’之意，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运笔简炼却又饶有生趣。”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年近八十，却象冬去春来的新竹一样地生机勃勃，短短的两年间，先后创作各种美术作品一千八百多幅，除送省、市展览外，还供国内外报刊刊出。他特意刻一印章，上为“久沐东风持晚节，同沾雨露育新篁”，说明了他这时的心情。

1983年，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北京中山书画社举办了书画展览，采芹先生为感佩郑成功的民族气节，作了一幅《竹》参加展览，他托竹寄意，在画上写道：

“凛凛英雄气 铮铮民族光，
劲节凌霄汉，荣名震八荒。”

采芹先生的画曾经两次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外国元首。一次在1979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出访英国时，带了他的《墨竹图》赠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女王将此画陈列于英国皇家博物馆。

另一次在1984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指名求画，通过外交部及美协提出希望能得到张采芹画家所绘的《紫藤》。国王来华访问，在成都逗留期间，专门接见了张采芹先生，并由采芹先生的二儿子张思仲担任翻译。（1978年，张思仲同志经卫生部选拔，曾前往瑞典诺贝尔奖金所举办的卡洛林斯医学院，研究细胞遗传学两年，1980年结业后返回四川医学院工作。）采芹先生先已将所绘一幅中堂画《紫藤双燕图》奉赠国王，国王对之赞赏不已，并将此画摄制成彩照回赠给采芹先生。

采芹先生与白屋诗人吴芳吉友谊异常深厚。诗人为聚奎学堂第一班学生，比采芹先生早毕业十年，但仅年长五岁，采芹先生在聚奎读书时，诗人即已蜚声国内。1929年，诗人被成都大学聘为文学院长，主讲新诗。当时，采芹先生在成都师范大学执教，二校同在旧皇城至公堂内。于是，两人经常交往，采芹先生了解到成大校内外新诗爱好者喜读白屋诗人的诗便联系美利利印刷公司代印《白屋吴生诗稿》二千册，每天由诗人课馀亲去校刊，作为聚奎学校丛刊之一出版。白屋诗人倡议，将上海金成工艺社出版的采芹画集也作为聚奎学校丛刊之一出版，诗人按五星聚奎之意，设画计一幅聚奎校旗于其上，并作一诗代序。序曰：

“诗经丽草鱼，楚辞芬草木。

张君笔两兼，俯首看尘俗。

绘事等文章，並贵性情足。

休疑玩物心，应作风骚读。

黑石山同学多能以一艺树立国内，采芹则树于美术者也。展览近作，佩服佩服。”

诗人又约同友好，为采芹先生代订一画例，并亲自作一文，文中有一段赞扬采芹先生画艺的话：“江津张子采芹，幼年擅绘，游艺湖滨，驰声锦里，天生妙手，派出名师。罗汉龙眠之笔，沧洲虎头之趣。幽兰无芷，郑思肖之丹心，成竹在胸，文与可之豪兴，不徒广文三绝，亦许摩洁两兼”。

三绝之说，源于《南史·梁元帝纪》：“帝工书善画，自写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后唐文宗时，诏以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诗人称采芹先生三绝之文传至聚奎学校后，聚奎师友援用此说，称吴芳吉的诗、邓少琴的书（少琴先生为聚奎第一班学生，1919年曾返聚奎任教，教过采芹先生。他善书法）和张采芹的画为“聚奎三绝”。

1931年暑期中，采芹先生与诗人同时回到江津，当时，邓綽仙任教育局长，邓是聚奎学堂创始人之一，吴、张是聚奎学生，因此，邓设宴招待二人，席间，有人提议请芳吉先生返津担任江津中学校长，请采芹先生任教务主任。二人以县里社会上派系斗争激烈，不愿卷入，均当席辞谢。饭后，诗人送采芹先生到菱角塘住处，采芹先生又送诗人到河边，沿途交谈，均表示不愿回津任职。采芹先生离津后，即受聚兴诚银行邀请任职。而芳吉先生则因他的好友、时任江津县长谷醒华的再三苦留，不能推却，便出任江津中学校长。吴接任后，连续发信数封，催采芹先生返津，又托原在聚

奎执教，曾任采芹先生级任老师的代叔塘发函催促。采芹先生因已有他就而婉谢，并于当年十月返津面辞。这时，白屋诗人深感县内办事之难，亦有辞职之意，但对校务仍竭尽心力办理。次年，诗人逝世，采芹先生得噩耗后，立即通知江津同乡和诗人生前好友在成都聚兴诚银行开会，筹备追悼。不久，即在旧皇城至公堂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隆重的追悼会，同时散发了采芹先生主持编印的追悼纪念刊。

1982年，县人萧嘉辉等同志邀请采芹先生共同发起白屋诗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征文，他不辞八十高龄年迈体衰，奔走联系，除亲自写了一篇题为《回忆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的三千多字的长文外，还通过《四川日报》发表了有关报导。

采芹先生对白屋诗人的感情确实异常深厚，他在与我谈话时和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诗人往事，细细叙述，如在眼前。他说：“我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读碧柳先生的诗，他写的脍炙人口的《婉容词》，我印象极深，至今犹能背诵。”他在1982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曾记得碧柳先生逝世后，我于某处宴会中，当时长四川省教育厅的张铮（即重民）的第二科长文藻青先生对我说：“我从未见到这样当校长的人坚决请辞校长，有如碧柳先生那样情词恳切，令人感动的。（指辞职上教厅文）”又说：“我曾记得我读聚奎学校时，有人持有碧柳先生过去读书笔记，写得非常工整，叙述亦颇详细生动，真所谓读书人的好种子，惜天不假年，造就的学问，还未能尽其所长，遽尔凋谢，真令人浩叹！”

采芹先生虽长期在外地工作，未曾返津任过职，但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十分关心。抗战期中，县内开办

的几江女中、承侯中学的立案，县人都托他代办，经他多次奔走，终获批准。1984年，四川诗书画院成立，江津几江书法学校写了一幅贺联托转送，对这一件小事，他也认真办理，往返三次，直至亲手把贺联交到负责人手里为止。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曾写道：“我记得古谚有‘助人之乐’之语，故我从1925年到成都教书后，县中有人委托我要办的，我均为之办，只要能力做得到，而又是大公无私的。”

采芹先生对聚奎母校尤为关心。1930年，聚奎开办初中，校长邓燮康多次去信，托他在成都代为物色名师来黑石山执教。1938年6月，聚奎为争取省府停拨的补助费二千四百元，（1935年，川政统一后，省府以聚奎办学有方，每年拨发设备补助费二千四百元。经常由采芹先生代办领取手续。这时，突然停拨）董事会邓燮康、校长周光午先后致信采芹先生，请他“相机周旋争取”。他多方努力，终获成功。1940年校庆，他特意精心创作一幅中堂画致贺。

1982年4月，聚奎中学（当时名江津三中）为筹备校庆征集文物，寄信与采芹先生联系，他当时社会活动频繁，四月十四日，正应成都科技大学邀请给国画爱好者（包括一些外籍教师）讲演并当场示范，被聘为名誉教授，对各方面的求画更是应接不暇。在这百忙之中，创作了兰竹三幅赠给母校，于其一幅上题书：“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石坚而寿，人才济济。江津县第三中学原聚奎母校存念，壬戌夏，张采芹时客成都年八十有一。”

不久，又寄来名家书画复印件八十一幅。采芹先生从事美术创作六十余年，交往甚广，收藏名家佳作甚丰，惜于“文化大革命”中在隆昌散失大部，这八十一幅书画，是他

视如珍宝，精心保存下来的，他特意写了一段话：“册页系四十年前征集之物，作者大多不存在，我亦未将它复制过，也可说算是珍贵之品，希母校善为保存。”同时，他又列表逐一 对书画作者加以介绍。其中有：（以下括弧内为采芹所写介绍原文。）

谢无量（四川乐至，曾任孙中山秘书长，著有《中国八大文豪》一书，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沈尹默（江苏，旧监察委员，江苏文史馆馆长，有名书家）。

赵熙（荣县，旧翰林，传川剧《情探》改良本是他作，书法名家），

方鹤斋（安徽，曾任清末提学使，派过很多人出外留学，成都五老七贤之一，），

刘咸荣（双流，成都五老七贤之一，诗书有名），

商衍鎏（清末届考试探花，故图章用有廷对第三，字亦属于台阁体）。

顾颉刚（北京中央历史研究院院长，书法有名）。

谢稚柳（江苏，江苏文史馆馆长，书画原学韩老莲，近则大变），

赵望云（陕西，西安艺术学院院长），

黄君璧（广东，旧南京中大艺术系教师，近闻是台湾艺术学院院长，宋美龄老师），

赵少昂（广东，现在香港任岭南画院院长）

关山月（广东，广东艺术学院院长），

周千秋、梁絮纓夫妇（现在美国某大学任教，属岭南画派），

以及徐悲鸿、张大千等七十一人为采芹先生创作的书画。

以后，又陆续寄赠聚奎刊有他的作品国内外报刊和他的全家照片及个人照片，作品照片多件。其中有瑞典国王回赠的画片采照一幅，在南京展出收回后又转赠母校，彩照背面，采芹先生还亲笔写着：“这是瑞典国王请我国外交部转请美协要我指定的画，收得后来成都接见我，将这摄影送我留念，兹转送江津白沙第三中学存念。张采芹，紫藤双燕图”。1982年夏，采芹先生得张大千画赠的垂丝海棠图后，立即摄成彩照赠给母校，此画后于次年四月才在报上发表，并在电影《张大千》一片中作为压轴放映。

1982年秋，县人肖嘉辉、华灿滨等老同志建议，请采芹先生以白屋诗人的诗意为题作一画，并请邓少琴先生题书，合成一幅三绝作品。邓、张两位老先生精心创作，于1983年春将此精品带回黑石山。这是一幅山水画，上面的题书为：“癸亥春写白屋诗人所作《婉容词》上‘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诗意，愧未能似。采芹时年八十有二，客成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少琴书，年八十有八。”后来杨超同志和夫人来游黑石山，见了这幅画后说：“我们看过他许多画，都没有看到画得这样好的。”

采芹先生除赠给聚奎大量珍贵文物外，还不辞年高体弱，亲自走访陈方洁等老校友，请他们提供文物、史料。

凡聚奎中学寄给采芹先生的参考资料和照片，他都仔细阅读，及时回信指出谬误和提出建议。他当年在聚奎读书时，新本女校正处于停办时期，因此他虽知新本之名，但不知新本究竟在何处。一次，他就来信建议，将聚奎、新本